



独幕话剧

老参謀



独幕话剧

老 参 謀

省农村文化工作队定襄队 編

(AD) 19/12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太原

猛 回 头

忻县专区群众演唱作品选辑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2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山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64· $\frac{1}{2}$ 印张·10,000字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340册

统一书号：10088·569

定 价：五 分

內 容 提 要

上元村等四个生产队在大旱中都急需用水的时候，水库放水了。但居下游的北辛庄旱情最重，用水却排在最后。这引起了上游三个队的不安。上游的三个队决定提前送水到北辛庄。贫协主任、外号“老参谋”李老拴，想了个既浇了上游的地又能及时送水到下游的办法并在队与队间展开了互相帮助、互相支援的修渠活动。原来只急着为招待未过门的儿媳而忙碌的老拴妻也走上了抗旱第一线。剧本歌颂了抗旱斗争中互相协作的共产主义风格，有着现实的意义。

园 艺 家 (快板书)

原平县康村大队 李火旺

竹板一打响呱呱，
听我说段园艺家。
有人要问是那个？
她就是果树姑娘李金花。
金花今年二十岁，
农校毕业回到家。
爹妈喜来社员夸，
支书来看李金花，
赞扬金花思想红，
鼓励金花把干劲儿加。
支书说：
“农村需要青年人，

村都得到了丰收，到底是怎么解决水的问题呢？哎，你们看，说谁谁就到，老参谋来啦，还是让他来自己介绍介绍吧！（下）

老 拴：（笑上）你们猜，我为什么这么高兴？啊，下雨啦？没有，老天爷是诚心给人作对，两个多月一滴雨点也没下。甚哩？我添了孙子啦？不是。不错，我有个小子叫大宝，才搞了个对象，是下元村的，可是还没结婚哪，哪儿来的孙子啊？猜不着吧，我告诉大家吧，我们四个村合挖的那条大渠提前完工啦，明天水库里就要放水，每个村浇五天，我们村是头一个，你说我能不高兴吗？不光我高兴，全村社员都高兴。可是……人家北辛庄就不太高兴，人家的灾情比我们还严重，轮到最后浇，再耽误半个

月，恐怕浇也没用啦。不行！我得仔细地思谋思谋，给管委会提个意见。

（坐在桌子边用铅笔边画边嘟囔）

来喜：（愁眉苦脸上）二叔。

老拴：来喜呀，有事吗？

来喜：二叔，我碰了个钉子，想找你参谋参谋，应该怎么办。

老拴：甚么事啊？

来喜：为浇地的事。

老拴：哎，这我可得参谋参谋，说吧。

来喜：这不是，明早上就要放水，可听说北辛庄的玉茭子眼下就旱得吃不住劲了，我和副队长福存商量了一下，我的意思是咱们多开几个渠道口，少浇两天，提前给下元村放水。你说这么做对吗？

老拴：对，对，当然对啦，福存怎么说的？

来喜：他说：每个村浇五天是大家同意的了，多开渠口就得多投工，还得从别的活上抽劳力，还说我这主意没群众观点，这样让，群众就得吃亏。

老拴：是啊，要帮助别人自己就得吃点亏，其实吃亏也是沾光，大前年咱们村欠雨，人家北辛庄不是用最低的价格拿粮食换咱的木料吗，人家要不是派出最棒的小伙，咱这条大渠也不能完成得这么快。

来喜：是啊。

老拴：再说，光咱一两个村丰收，对国家又有多大好处呢，北辛庄要是闹了灾荒，莫非咱就干看着吗？你是队长，怎么不好好把这些道理说说呢？

来喜：喏，二叔，你不知道他说的话多难听哩。

老拴：他说什么啦？

来喜：他说：“哼，我知道你为什么张罗着要给下元村提前放水，那是你老丈人家。”你看，这是扯到哪去啦！

老拴：不要理他这些淡话。

来喜：二叔，我打算把我的意见给支书说说，召集群众商量一下，你看行不行。

老拴：你不说我还要说哩。

来喜：可是咱浇地的具体办法——

老拴：别忙，我给你参谋参谋。（回手拿图）来喜，你看，要是浇五天，这里开四个渠口就行啦。要是再在这里，这里加上三个渠口，另外在这里加两条长渠水道，我算了算只要再抽三十个劳力，今晚上加个夜班，后天一早准能给下元村放水。

来喜：这么说，只浇一天一夜就行啦？

老拴：顶多再加上一个上午。你就说这

是我的意见，我不怕福存说下元村是我儿媳妇家。

来喜：好，我这就去，回头我再告诉你。哎，二叔，一会你还得给福存谈一谈，二虎子他们可是跟他一个鼻孔里出气。

老拴：行啦，一会我就找他。（回手拾掇一张铁锹）

（喜下遇李妻）

李妻：来喜，你看见你大宝兄弟了吗？

来喜：我打发他到水库那边查看渠道去啦，怎么，有事啊二婶子？

李妻：来喜呀，你大宝兄弟那个对象来啦。

来喜：是啊，那可得好好招待招待呀。

李妻：来喜呀，你大宝兄弟回来了，你可叫他快回来一趟。

来喜：好。（下）

李 妻：宝他爹呀，我给你说个好消息吧。

老 拴：（不經心的）我知道啦。

李 妻：你也知道啦。咳！我白天盼，夜里盼，总算盼来啦。

老 拴：哎！你这句话我爱听，这一来呀宝他娘，你看着吧，清水浪滔滔，村村把地浇，谷苗往上长，玉茭挺起腰，天不下雨人下雨，社员愁闷全取消。常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集体力量大，宝他娘，今天咱是水喝足，饭吃饱，每人一把锹，下地把渠挑……

李 妻：（越听越不对头）你……

老 拴：噢，你不愿让我用这把锹哇？行，拾掇好了给你，我再另找一把。

李 妻：瞎！两下里去啦！

老 拴：两下里去也行啊，你到东边那块地里，我到西边那块地里。

李 妻：我是说呀，咱大宝那个对象来啦。

老 拴：啊？啥，你倒说清楚哇。

李 妻：你那嘴劈哩叭啦，跟炒料豆似的，得容我插嘴呀！

老 拴：素英来，你怎么知道啊？

李 妻：我看见她到渠上去啦，四虎子他们还给她开玩笑呐。

老 拴：那怎么不把她领回来呀？

李 妻：我不是怕他们说三道四的吗。我回来赶快做饭，反正她一会准来。宝他爹，你说咱做啥好哇？

老 拴：你看着办吧。

李 妻：宝他爹，我可不是给你算老账，上回素英到咱这里给她队上换谷种，我就说给她包顿饺子吃。可是你呢，领着人家跑得两脚不沾地，走东家、串西家，也没让人家吃成，我心里老

觉着是块病，这回咱得给她做点好吃的。

老 拴：对。

李 妻：还是包饺子吧，你买肉去，我和面。（回身动手）

老 拴：哎，别忙，我给你参谋参谋。不行啊，你也不看是啥时候，明早晨水库就来水，队长说要提前给下元村放水，说不定晚上得大干一阵子哩，哪有工夫包这个呀。

李 妻：不行，上回说包没包成，这回再不包，让人家说我说大话，使小钱，对咱大宝也不好哇。

老 拴：嗨！人家是妇女队长，共青团员，哪有工夫在这上边动心眼啊。我看这样吧，咱今天吃简便些，就做河洛吧！你先和面，我找福存一下，马上就回来。

李妻：这话也对，要不人家叫你老参谋哩！吃河洛也得买点菜！你先给我买粉条、豆腐来，回头你愿找谁就找谁。

老拴：这……

素英：（上）大娘，大爷也在哪。

李妻：（殷勤地）素英，你来啦，看跑得这一头汗，（回手取手巾）来，擦一擦，（倒水）先喝一碗水。

素英：大娘，我不渴。

李妻：（埋怨地）你看，来喜偏偏让大宝看渠道去啦，（向英）也快，吃中午饭的工夫他就回来啦。

素英：（一笑）大娘，我不是找他，我是找来喜哥，有点事。

李妻：噢！（下场取盆子和面）。

老拴：有什么事啊，素英？

素英：公社来电话，说明天就要放水，

南沟底说北辛庄的玉菱快旱死啦，他们建议，是不是咱们三个队都设法少浇两天，我们刘支书打发我来问一问，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困难？

老拴：你来得正巧，刚才我还跟来喜唸叨这回事呢。

素英：怎么，你们也有这个打算哪？来喜说能提前几天放水呀？

老拴：提前几天还没说死。咱这里眼下要浇的地有五顷多，水库里水的流量大小还不知道，咱们头一回用水，也没个经验。

素英：我们也想到啦，你们村的地多，提前放水恐怕比我们困难得多，社员的收入就得减少一点。

老拴：一样，咱减少一点，北辛庄就少受些损失。其实，多动点脑筋，只要浇地的办法对头，我看一点也少收入

不了。就拿咱们合挖这条大渠来说吧，那时候也有人说——

李妻：（见拴坐住不走，使眼色）嘘！嘘！

老拴：（出门）啥事啊？

李妻：啥事啦？忘啦！天甚么时候啦，还不赶快买去！（掏钱，塞到老拴手里）

老拴：我说你呀，旧脑筋。（下）

李妻：哎！回来！回来！

老拴：又有啥事啦？

李妻：粉条要细的，豆腐要嫩的。

老拴：噯。（又下）

李妻：回来！回来！

老拴：又怎么啦？

李妻：买的时候挑一挑，豆腐要新鲜的，可别要那隔日的。新鲜的能看得出来，水灵灵的，隔日的也能看得出来……

老拴：知道！知道！（又下）

甲：十二姐妹——

乙：换河床。

甲：红领巾队——

乙：干得棒。

甲：工地开展，

乙：比学赶帮。

甲：不怕天寒，

乙：不怕雪扬。

甲：劳动歌声，

乙：山岗回荡。

甲：大战一冬，

乙：战果辉煌。

甲：干坡碱滩，

乙：变了模样。

甲：碱滩，

乙：变成了大粮仓。

甲：干坡，

乙：变成谷米之乡。